墚上看云

流 涛

自从学校搬到了墚上，站高了看远了，有了更多观赏云朵的机会，看到了原来小城里看不到的关于云的风景。

早晨巡视完校园，朝曦初露，站在墚上，往东看，冉冉升起的旭日映红了鹿池方向金山上空的云朵，不一会儿，霞光漫天，金山顶上的塔楼被金光笼罩，一朵祥云挂在塔顶，景色美轮美奂。往东南看，寨子沟里云雾缭绕，云朵挂在葱郁的山头上，让人看了心里喜乐，美好的一天就从看到美丽的云朵开始了。中午，天空像一块巨大的画布，云朵在画布上作画，画布蓝得晃眼，云镶在画布上，白得夺目。傍晚，西边一片火烧云，形成一幅惊心动魄的壮观画面。

有天早上，天空尚没露鱼肚白，我们巡视教学楼的时候，突然看见县城西北赵沟方向那一块地方一片亮堂，洁白的云朵，山头上的绿树清晰可辨，和周围铅灰色的天空形成鲜明的对照，我们被眼前的美丽景象惊呆了，仿佛多年前在云南大理见过的场景，纷纷掏出手机留影，留下了美丽绝伦的画面。这样的美景一下子让我心里蓄满了阳光，心情好了，自然会精神饱满地干好每一项工作。

疫情肆虐时，全城实行静态管理，交通管制，物流停运，学校也实行封闭管理，一切似乎静止了。然而云朵没有停下它的脚步，它不受管制，它变幻着各种形状，供我释放郁闷放松心情。我好羡慕云朵那种自由散漫无拘无束的状态，由衷地感慨，此时此刻，我如果能变成一朵无忧无虑的云彩该有多好！

人在墚上，情系教育，校园圈住了回家的脚步，圈不住激情飞扬的思想。晚饭后晚自习前，我在校园里散步或者待在校园一隅，看不同方向的云朵表现出不同样貌的景象。天空邈远无垠，云朵云朵，空中的花朵，云朵变换着花样装扮着天空，让我生出无限遐想，真有点“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意蕴。

人太渺小，没有云朵潇洒，人把自己囚禁在水泥森林里。相对于人类，云朵是悠闲善变的：云朵有各种颜色，像位爱美的小姑娘，她的衣服绚丽多彩，她最喜欢穿洁白的衣衫，霓虹给她换上花衣服，晨曦为她披上金灿灿的纱巾；心情不好的时候，则换上一身玄衣。想起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这句话，诗人看见天边的云彩就不由得想起美丽的衣裳，看见娇嫩的花儿就不由得想起美人的容颜。可见，把云彩当衣裳不仅只是异想天开的诗人。

云朵有感情，有喜怒哀乐，不同场合有不同的思想表达。雨后的天空，七彩霓虹，祥云朵朵。如果说花朵是春天的笑靥，那此时的云朵就是天空的笑靥。落日时的天空，白云如飞马，浩浩荡荡，彩霞满天。云朵心情不好，就变脸失色，那淡墨的云朵，可是一朵雨做的云。云朵一怒，乌云翻滚，霹雳一声，一道闪电划空而过，天空似乎要炸裂，令人惊悚，但乌云毕竟遮不住太阳，遮不住浩渺的天宇。天空有五彩祥云的时候，也有乌云密布的时候，就像人生不会是一帆风顺一样，有坦途有坎坷，会遇到贵人帮助你提携你，也会遇到小人诬陷你诋毁你，你都要调整好心态，正确面对。

云朵有温度，太阳的温度，霓虹的温度，山顶的温度，还有炊烟的温度……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好想念疫情来袭前的正常工作正常生活的日子，工作累了，周末可以进山溜达一圈放松身心，听鸟读云，沾花惹草，一汪水潭，阳光跳跃着，一只水鸟掠过水面，鸣声溅起丝丝涟漪，几尾小鱼穿过一朵云影。白云深处皆是山水秘境，生活多美好啊！只要大家团结一心，打好这场防疫阻击战，回归正常的日子就不会太遥远。

在墚上工作生活一年多了，不同季节、不同天气，云朵会呈现不同的样貌和画面，观摩云朵丰富了我的想象力。

站在墚上，可以俯瞰县城，可以观赏更宽广的天空。

墚上看云，眼界开阔，心胸更开阔！

在漫川等你

刘远哲

夜，漫长而幽深。穿行在山岭隧道间，山势略显险峻，一路向南，直奔古镇漫川。

过了鹘岭，高速呈下坡趋势，车速不觉间就快了。恍惚中，就下了高速，沿路古色古香的建筑直奔入眼底，突兀的马头墙连着黑魆魆的山崖，古镇的神秘越发突出，便迫不及待想去一睹她的芳容。

要走进古镇，就要穿过靳家河，河边有灯，河里有船，船在水里悠悠地泊着。

踏着铺满石子的小巷，脚底柔软的感觉直涌心头。我想：撑一把油纸伞，在雨中会不会碰到一位姑娘，一位丁香一样的姑娘，她和我一样结着愁怨，她和我一样彷徨……小巷不长却迂回曲折，每一处拐弯，或长青的绿藤，或拂风的酒旗，或镂空的花窗，或低矮的瓦檐……总会有新意让你惊喜。

巷回路转，斗拱飞檐、古朴巧致、风格迥异的两座戏楼耸立在不大的广场上。闭眼，仿佛能听到舞台上饱含秦风楚韵“咿咿呀呀”的哼唱和锣鼓二胡的和鸣。环顾四周，“黄家大院”“武昌会馆”“船帮会馆”“骡帮会馆”“武圣宫”等建筑彰显了当年漫川作为秦头楚尾的盛况。依着“武昌会馆”的“玉壶在抱”是一座小酒馆，多么有诗意的名字。推开门，简单的桌椅，别致的酒盏，这小小的酒壶里装的是“一片冰心在玉壶”离别的不舍？是“玉壶取酒醉江天”等友的失落？是“玉壶美酒清若空”醉酒的酣畅？还是“踏遍仙人碧玉壶”闲适的逸趣？

古镇在酒里慢慢氤氲成一幅五彩的画，画里我倚在桥头、坐在船上、站在小巷，等着你的到来！

蔚 蓝

张月华

我想告诉你的是，你永远
不知道这座山有多高，即使百灵
也不知道

我知道的是，所有梦想
都找到了颜色，所有喜悦
都找到了诉说，所有年轮
都找到了童年，所有浑浊都
找到了清晰的轮廓

那么高，那么
多。这深蓝，多么
通透

商洛山

（总第2381期）

刊头摄影 杨 鑫

乡村栗子香

惠晓丽

仲秋正是栗子成熟的时节，在一个假日的早晨，我回到乡下老家，去寻觅记忆中那一树树已成熟的板栗。

老家房前屋后都是板栗树，站在树旁抬头看去，树上满是密密匝匝的板栗苞，像一个个小刺猬似的缀满枝头，有些熟透的板栗苞已裂开了口，露出诱人的板栗。透过微微变黄的树叶空隙，向近山遥望，小山村笼罩在一片淡淡的雾气里。

栗子熟了，心儿醉了，儿时的记忆历历在目。

小时候，父辈们种了好多板栗树，满山满坡上都是。我们从栗子开花的时候，就盼着它们结果成熟，一直到中秋节前后，几阵秋风，几场秋雨，不经意间栗子熟了。板栗苞裂开了口，露出了油亮黄润的栗子，风儿吹过，栗子随着树枝摇晃“啪啪”落到地上，捡起来剥掉外皮就可以吃了，那香甜可口的味道顿时充满整个味蕾，让人久久回味。

每逢栗子收获时节，我们几个孩子都会抢着捡拾栗子。爸爸早早就准备了长长的竹竿，戴着帽子站在树下或树杈上，像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挥舞着竹竿或左或右呼呼地敲打着那满是青刺的栗子苞，不一会儿工夫，就敲打完了一棵，我们几个孩子一哄而上，用手上的剪刀或火钳夹拾那些带着青刺的栗子苞，小心翼翼地将一个个栗子苞夹进筐里担回家。爸爸会把捡回家的栗子苞集中堆放在一块，在通风处放置几天，让外壳的水分充分蒸发，等出现裂痕后再把栗子挑拣出来，换取我们的学费或生活费用。而对于尚在年幼的我来说，栗子是自然界馈赠给我们最好的美味。每年栗子收回的第一天，无论多忙，妈妈都会把它放到铁锅里翻炒，直到颗颗栗子裂开笑口，满院飘香时才盛出来，一家人在小桌旁围成一个圈，边吃栗子边唠家常，欢笑声不时从屋子里飞出，与栗子的香味一起飘洒弥漫着整个院子。

长大出嫁后，婆婆的家住在半山坡上，那里房前屋后、漫山遍野都是栗子树，而栗子也是当地人的一项主要经济来源。每逢栗子成熟季节，寂静的山村顿时热闹起来，打栗子的、捡栗子的，满山架岭人声鼎沸。到了傍晚时分，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总会遇到三三两两的人们，扛着口袋或背着盛满栗子的背篓，一张张因常年劳作黑黢黢的脸溢满笑容。而这时，婆婆定会把收获后的第一把栗子千方百计地捎给在外地工作的儿孙们，让他们在第一时间品尝到家乡的美味。

栗子好吃却不易保存，新收回来的栗子一般要卖掉或及时储藏，不然就很容易生虫或发霉烂掉。婆婆最善于用土法子储藏栗子，就是把栗子埋进掺有沙子和土的土窖里，湿度和温度一定要适宜，让栗子既能保持鲜度又不烂掉，这个全靠个人经验，婆婆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到农历新年前栗子起窖晾晒几天后，水分收缩外面的壳自然裂开小口，这时候不管是生吃还是炒熟都是口舌生香，那种特有的香甜味道，让人回味无穷。

转眼间，离开老家20多年了，而今的老家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生机，青壮年大部分都去了城里发展，家里剩下的多是年老体弱的留守老人，树上成熟了的果子，也很少有人去采摘。我家随着婆婆等亲人的逝去，再也吃不到他们采拾的栗子了，那天底下最美的味道，只能深埋在记忆中。站在这如昨的季节里，那种秋野落拓而丰收的意境，唤起我无限想象的空间。放眼山坡，那一树树枝头上已成熟的栗苞在风中摇曳着，随风落下的栗子仿佛在诉说着那一个个美好的过往。

又见岭上菊花黄

王卫民

太阳依旧挂在空中，却没有那个季节的骄横。整整一个夏天直到初秋，州城人经历了多年少有的燠热。大街上除了人的嘈杂就是空调的“呼呼”声了。几多无奈和哀怨，不时看一眼天空，可总是失望着又一叹息。天空的云彩斑斓，没有一丝下雨的意思，热浪从脚下升起在大街涌过。知了们的叫声渐渐弱下去的时候，天凉了。最后一声蝉鸣戛然而止，人们已经换上了秋装。

州河一泓秋水，清澈碧透，小白鹮徜徉在州河湿地，悠闲自得，曾经的河汊成了今天的两河口公园。涟漪细浪，弥漫着的水草气息中透着阵阵菊香，令人几分陶醉和神往。

巍巍的麻街岭是州城的西屏障，熊耳晚照的景观就是麻街岭的南缘。早年长坪公路沿着丹江河北岸，车辚辚马萧萧，一路向西的时候，“仙娥叠翠”就是今天的水库位置。人们常常记着的是“野人沟”“石咀庙”。至于麻街岭一词的经常出现，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因二龙山水库的公路改线，后从麻街小镇过丹江河，弯弯曲曲水蛇腰似的盘上岭，眼前豁然开朗，烟岚氤氲，南秦人家临河而居，炊烟袅袅，沿凤家山，经上河，穿构峪而行，依然拐来拐去。

一道荒岭进入人们生活，也是千百年的机缘。那时常常是骑自行车回故乡，骑到上河村核桃园的缓坡，剩下的路就只能推着车行了。就像早年祖辈耍扁担，赶路歇脚，惯常都有个点，我回故乡之路歇脚点就是岭头大豁口路边。对面是北坡飞播林，苍绿含黛，一眼望不到头。落日处是库区的水岸人家，院落里绰约的人影如蚁，手扶拖拉机像急促的节肢虫。春风里崖畔上的山桃花，林下的地丁花，坡塄上迎春花，目不暇接中辨不出是谁的馥郁芬芳。再跨上车子时，迎面而来纷飞落英五彩纷呈，发间、眉梢落着残红，那份惬意成为“故乡之路”的最美记忆。

到了秋天的这个时候，满目灿黄的麻街岭有着属于它独有的妩媚。要不是野菊花，平日里谁还在意生于荒野沟壑杂草中都有什么花。绿茵如毯或是山涧石缝，菊的幼苗就随着日月星斗，把植根大地的生命交给风霜雪雨，从来就不奢望能被人们记起，被花匠施肥、剪枝、浇水，或有类似“玉堂春”“狮子球”“金丝菊”一样动人而登大雅之堂的芳名，唯有称为“野菊花”，形象而写真。几枯几荣，栉风沐雨，只要到了这个季节，拦都拦不住地绽放了。摧残和遗忘的委屈，一股脑儿用绽放自己而消解。花开一株时还显得有些拘谨，甚至委琐、自卑，接地连天一片灿黄的时候，竟是那么的气势磅礴，随风摇曳，翩翩起舞，从河边水岸到沟壑山涧，谁也无法阻止季节的力量。这种韧性绵延的花性，慷慨无怨言，而对人们美的给予，接连着人间烟火，恰恰无愧于“野菊花”这一称谓。有人说，世界上所有的花都是舞台上的表演者，这里就是“野菊花”的舞台。怀着几分虔诚到麻街岭去看野菊花，有太多的回忆。那年刚从学校回村，“学生气”一时难改，手不离书，上工歇脚时别人抽烟，磨洋工，我却翻书看，管着几百口子人的队长极不高兴。三伏大热天“学罗田，赶英山”的麻街岭治坡万人大会战，如火如荼。从杨峪仁治、构峪到麻街岭到处是挖鱼鳞坑的农民工，我被抽去治坡了。军事化管理，上下工都是以号为令，是那么轰轰烈烈，激情燃烧。那时，岭上没有几棵树，属于荒山野岭，更不用说什么“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正午骄阳似火，我撅一把菊花叶在手里揉成泥糊糊凑上鼻子，沁入肺腑的清香，提神醒脑。歇息了，找一灌木丛，躺在草地上，把菊叶糊糊贴在额颅，冰冰凉凉，有草蚂蚱“吱吱”叫着，从脸上爬过去，撒下一滴尿液，竟没有任何气味，悬崖畔上的苍鹰受到了人们的打扰，久久在空中盘旋，叫声凄唳。

没几天，我被抽到指挥部政工组搞宣传。至今还能记得我写的那破诗“……巍峨的秦岭蜿蜒的山，在浩荡的春风里，擂起……”那正是我怀揣梦想的年龄。

几年后我才得知京夫老师那时也在山上采访、体验，当年《陕西文艺》上他写的短篇小说《高度》就写的治坡会战。

几十年过去了，麻街岭早已旧貌换新颜，郁郁葱葱的林子和美丽的卧佛山融为一体，烘托着峻峭的岱北牙、熊耳山。

站在岭头，迎着微微秋风做深呼吸状，菊花香会消除不明状的委屈和憋屈。风动的林梢中，那些最早知秋的爬山虎，曾经是多么喧闹与张狂，却经不起一场秋风，叶子没有由绿到黄的过程，一下子就红了；叫作“剪枝棍”的灌木丛，浅黄渐渐变红，与野菊花同在一面坡上为秋天作画；混在菊花中还有一种叫作千里光的植物，是一种清热败火的草药，花儿和菊花一样的黄，这花开得比较早，花期长，没任何气味；另一种叫作“旋复花”，不过这种花的花蕊比花瓣儿还大。

水库的小气候为植被提供了优越的环境。潮湿的雾岚从水面升起，当飘到这里的时候，树叶就挂上了露珠。日复一日，这里的森林就茂盛了许多。如镜的水面在没有雾气的时候，烂漫在岭上的菊花、红叶和苍翠的针叶林就倒映在水里，如诗如画，梦幻般的美好和旖旎。

每当秋阳喜喜色色从龙山双塔越过，岭上的野菊花最早享受到第一缕阳光。采菊花的人蹚两裤脚露水，怀着换钱的美好和喜悦，脸上的笑容和花儿一样灿烂。我打小就见哥哥和姐姐采菊花换学费，那时候每斤才几毛钱，可菊花的香气深深留在我记忆里。母亲为我做了菊花枕，说菊花枕好嘞，能明目清心……几十年过去了，她老人家早已作古，也许因菊花枕，至今我耳聪目明，从不困惑，不郁闷，无烦恼。

再去麻街岭，早已找不到当年挖的鱼鳞坑了，山坡上演小节目的石砌平台已是草长莺飞，松树成林。采一把菊花，却认不出是不是年揉菊叶糊的那一株……

岭头有条麻仁路，白光光的水泥路边簇簇拥拥菊花璀璨得令人几分陶醉，无人打扰的最后一群小蜜蜂依旧在忙着采蜜。从麻仁路的一个小弯处有条小道拐向一个大上坡，密扎扎树影下的路直直通向一个山洼，到了平缓处，竟然是一处住着几户人家的大平台。柿叶已经落了，红彤彤的柿子压着枝头，蔚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大田里的庄稼已经收过。土瓦屋人家背靠着麻街主峰，也叫圆疙瘩山。常说“梁头风大”，人还感觉不出的时候，却有阵阵松涛滚过，菊香扑面。有年春天，我和朋友来过这里。台田、洼地、绿油油的麦子映衬着地坝子上盛开的桃花。有小溪流从地坎水沟淌过，林子里的鸣转和啁啾，平添着恬静和闲适。走过地坎是一排排整齐的翠柏，笔挺端庄，旁若无人，似乎是在为小山村站岗的卫士。透过林窗，远远望去是水光潋滟的丹江河，看不见人影儿，听不见鸡鸣狗吠，只有明亮的水光和缠缠绕绕的炊烟。顺着铺满野菊的小路，走进混交林，已经泛着浅红的山毛榉叶子，使林子有了浓浓秋意，爬上树梢的葛藤和五味子叶子已经成红色了。林子外边是麻街岭悬崖绝壁，也叫阴坡，阴坡上的菊花开得迟缓，菊叶翠绿，野菊花的灿黄中泛着有点迷离的绿影，簇簇相拥时，有些怯怯的温柔。紧挨林子，有几块撂荒地，或许也曾经种过谷子，种过荞麦，荒郊野岭上稼穑五谷，承载小山村希望的沃土撂荒了，被在远方城市打工挣钱的后生们永远忘记了。野菊花捷足先登，早就占据了这里。

一只硕大的野羊鹿大概听到了我的脚步声，机警地抬起头，白嘴唇，土红色脊梁上一道黑绒毛线直到尾部，腹部呈浅白色，它大概正在以野菊花为午餐，绿黄的汁液挂在嘴角。我有些惊喜，停了脚步，它还是飞快地跃起，钻进林子，远处林下灌木藤蔓一阵窸窣之后连影子也消失了。

菊花枕只是个说词，每年都有这个季节，摘回去了用报纸摊开窖在书房一角，香溢书房，惬意爽心，随着时间，鲜香依旧的菊花睡着了的时候颜色也就变了，只有淡淡的幽香还在弥漫，妻子要换新菊花装枕头。我说我的头又不是杵子，再枕些日子。

暮色悄然降临，麻街川河道人家煮晚饭的炊烟又起，本来就有些隐约的红门河桥和家门口的川口桥，已是模糊的影子，须臾间有了恍惚的车灯。当离开小山村时，天色完全暗下来，村子里仅有一户人家窗户亮着灯。我的心情一下子又沉重起来，不知为小山村悲悯什么？

我从麻仁路拐到大路上，已是万家灯火了。